

孔

叢

子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授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

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矯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臣咸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莊纘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鄆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胄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即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上原缺

戊歲二月日臣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臣 咸 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乃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祢子孫之言為之先後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答之善言云尔

夫子適周見萇弘

言及退

萇弘語劉文公曰

劉文公王卿士劉蕡

之子文公卷也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

河目言其額也

劉蕡內之國也

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

言肱長

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

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抑

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

時當而諸侯力爭

孔丘布衣聖將安施

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不樂

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

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亦可正統紀而已祖述憲章然

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

惠公陳叔太子師之子吳也蓋楚平王立之

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

又執三監吏將殺之

監吏即監起臺之吏

夫工適陳甯之見

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

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

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公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

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焉言九州之有六川即文王所感雅樂刑豫徐揚之六州餘

各以子道來故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

受命文王

分與齊充作也非也及靈臺所以觀彼象民與其有靈徵故庶民子來往始而不日成

之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

不能立大大之功惟君爾

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

蓋三十之男陽之數二十之女陰之義

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

若斧承轍若而已相戾赤与黑謂

也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

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紝織紝者

紝綾也紝緜也紝女子

之所有事也繡黻文章之義

謂之文白与赤謂之章白与黑謂

也

謂之文白与赤謂之章白与黑謂

也

之輔里與青謂之婦人之所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

梁丘據齊大夫子猶也遇虺毒三旬

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已上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鬻物而遂曰售此欲售猶欲驗之六九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過齊晏子就其館既寘其私焉

杜詩鴻訪齊之所以危亡

曰齊其危矣

璧若載无輶之車以臨干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異也子吾心

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殺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

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

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軒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

及子一身過此以往齊其亡氏矣

後附弟特簡公用和近廟公子
海濱呂氏範率有齊國焉

齊東郭亥亥齊大夫東郭賈之族賈
亦曰子寧廟止之黨也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

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責使咎之子貢謂

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

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

新日上縣之於死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

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墮也馬奔車覆六轡不棟輶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
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
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
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
之近類也謂倫於謂若此四之言則足以懼之謂若強直之諫

論書第二

論書者蓋仲尼與諸侯弟子折白尚書之義半自子張問聖人受命洎有鮮在下子夏問書大義凡三事舊在嘉言篇臣感今

易之於此首一費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
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受命於天者順天以除惡非陽
肆義也非舜禹而何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

心又死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聖人以百姓之心故詩書易春秋之為教本於是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者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

下曰虞舜何謂也叢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无怨女外无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冀能面蒙家之

端至故達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宜面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

頑嚚也不孝有三天後為大故舜不告而娶父頑母嚚然

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父頑母嚚

元聖子元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

益稷見禹稷皇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

典可以觀美

謂若聖臣賢稱

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

謂位賢連德毛土貢賦之事

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謂典章教
象之改

洪範可以觀度

謂皇極
編之度

泰誓可以觀義

謂天命之義

五誥可以觀仁

謂弔民之仁

甫刑可以觀

誠

謂欽慎之誠

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

峯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死詳順而不謗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勤焉

況於人乎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

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心悅於德而錫之福以至
于六中非獨中見外而何

子張問曰堯舜一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

龍子趙岐謂古之賢者蓋嘗有此語

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公能子失書之義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々然若星辰之錯
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堯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
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
户壤室猶穴而居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
志已貧賤故有介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
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平之狀嘻子殆可
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
裏者天命之極

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錄也言少事列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列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

尊

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

天子言其精肅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

禋

也潔也精也禋者言燔柴升煙子

太昭所以祭時也孔子曰太昭所以祭時也

禋

也禋也明也言四時之功大而明善

祖迎於坎壇所以以祭日也

禋

也禋也言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而送寒

祭暑於壇以象陽祭寒於坎以象陰主於郊廟所

禋

也禋也主於郊廟所

夜明所以祭月也夜明所以祭月也

禋

也禋也故其壇皆月主於坎

禋幽榮所以祭星也禋幽榮所以祭星也

禋

也禋也言星則昧於月故也

禋水旱所以祭水旱也禋水旱所以祭水旱也

禋

也禋也言水旱者蓋水旱者亦禋之象

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禋

也禋也故其壇皆月主於坎

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

禋

也禋也言商書盤庚篇之文季桓子

問曰桓子魯正卿季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

禋

也禋也言平子之子名斯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

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臣

禋

也禋也言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

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

禋

也禋也言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

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廟，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

微契後八此湯之先也

高宗時已為報廟事謂祭也

以報其德

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行殿廟之主藏於郊廟中，廟以古至始帝前或作蓋當時外廟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例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礼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祗、威、顯民，何謂也？

周書康誥之文言，又王用可用敬可示於民，則以此

敬可示於民，則以此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與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莫高山夏言禹貢之文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岳視三公
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
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不用生
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
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万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
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子謚也

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
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异附奔轔先後御侮諱之
四鄰音附猶相附奔轔以免乎牖里之害文王傳四月以免牖里之害即散宜生廟大南宮

大預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非是豈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
轍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孔惡
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東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
臣陳氏子首大夫之弟有辭為辭也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

書所謂明德慎罰

周書康誥之文

言文王能

陳子明德也

罰人而

有辭非不慎矣

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焉孟侯

成王所城三監以其以康叔為南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為左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
康誥駡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誠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
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
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

之教也

書昌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周書元逸篇之文言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宮西赤曰聞諸晏子陽爻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蓋赤也嘗聞晏子有是言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哀公魯定公之子名將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舜典之文言夔之作樂感百獸而舞則人神和可知焉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

非所以為政本

衆官之長既咸

熙熙雲後樂乃和焉

公曰五音之變

一足有異於人信乎

孔子曰

昔重黎舉蕩蕩而進又欲求人而化焉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

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

襄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

公曰善

張華博物志角小山有其狀其形如鼓一足知禮者非出傳之謠好事

記義第

一記義者言記夫子答諸侯所問之義

季桓子以栗千鍾餼夫子

篤遺也家語稱孔子曰季孫賜我栗千鍾而交益親

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

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栗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

季孫

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

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

孔子是言記義者

以

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

并子魯大夫武伯曰懿子之子仲孫處武論也

問於孔子曰十暑同

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富聞
諸老聃昔者虢叔閔夫太貞散宜生南宮括五百同寮比德以
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也

而人為服史不載其事老聃有
齡疑與其說故曰聞之云

公父文伯死

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名驥

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

哭

其母亦
妾也

相室諒之

相室蓋其
家老也

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

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

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

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天子死而不
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

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家語國語亦載其事每曰吾聞

死吾如其以好內而也二三婦之欲供先者祀請无婦色无揮涕无撫背不

衰容无加服有降服从礼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而无若婦男不

莫若夫公父氏之婦知矣剖情捐禮欲以明其子為今德也

其詩與此文異未知孰是焉史記所載與此義同

衛出公出公名輞靈公孫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

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

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

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

乎昔者舜臣堯言舜且事堯之時官才任士堯一從之言一從舜所進任

左右曰

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

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

已也言舜之率人吾又親耳目之則是已之用耳目无已時矣君苟付可付什可付亦如此

堯之付舜則已不勞

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

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獲公以成叛而奔首以衛侯哭之不哀知

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

戚乃其所居之邑戚作宿

而善首

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知也人未知其

為知也

善者大夫二十人謂能結其勤心

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

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手而素規去就刃利

攜貳非人臣也

刃王也攜貳猶董氏此言心主利而退

日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史記稱孫文子攻出衛獻公奔晉遂入齊襄子立陽公後襄喜與文子爭寵陽公

使衛公與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與此文異未知孰是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昭王

昭王之

子名公安車象而少象字

因宰予以遺孔子焉

遺貺也

宰予曰夫子

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

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厭馬不食粟道
則行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顏淵之
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
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
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覲乎重覲謂象乎王曰乃今
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
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天海之言非人所能際極故不若以行事之實

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讓於其
弟子既坐曰夫子降德辰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讎讎魯人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

以金贖焉

謂

子由

出

金

于

衛

夫子弟

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

私親也

既近也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今不棄陽辟辟法

允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入百

其身

秦風哀三民之詩

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

三子其歎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

喟然大息貌

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

六州之人浸被大化王之化故士逌所起焉

於栢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

去之心渝石焉

於淇輿見學之可以為君子

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藏跡於御師長士以慙戒自勸於考槃見遁此及甘棠也謂之精聖武公詩稱切磋琢磨而成立於考槃見遁也之士而不悶也雖然終自服不棄

焉於繒衣見好以之心至也大德之盛而使人樂愛也如是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初也以鷄聲為鷄月光為正聲而亦能之甚

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取禾稼則

非无功不受焉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以西周唐虞之時亦至焉

於下泉見

乱世之思明君也謂此宣成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后稷大

王之勤

於是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非此无以見周公之聖

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以周公則物能與於是於鹿鳴見君臣之

有礼也君既將意之厚而目之忠也亦至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目非桓文所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遂皆正直於節見忠臣之憂世也宣武寫

誦此史得不成於戮義見孝子之思養也役若養閭乃君為之於四月見孝子之

思祭也小雅四月首刺幽王以在位貪殘下國憐禍於棠者華見子之

怨亂並興刀劍孝子思祭之案詳

賢者出保其祿也，昏主則不能致是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教諸侯也。
仲尼君常言詩固多矣子思不能尽錄但萃其略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鄉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故之所在發沈則貪得之所，在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一作狸，欹其得之故，專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問汝二人能識此曾子對曰：「是閔子。」曾子對以鳴是閔子知此夫子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注

刑論第四

夫禮以先民遂至於道雖刑為輔亦自情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論書者四然皆主刑義故不附於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
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禮以教而齐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書呂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
礼典以教民而折衷以法謂下
禮以教之然後维以刑折之也夫无礼則民无耻而正之以刑
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

文子衛卿名陳卒

吾聞魯公父氏

公父氏魯大夫季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
罪者懼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
者耻何乎孔子曰齐之以礼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

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

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捨善而用策則馬失道去礼而任刑則民忘生

李子曰

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无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鄭風叔于田篇言織組之事是以先王盛於礼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弥暴文子曰吴越之俗无礼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吴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无礼也中国之教為外内以别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礼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匱其生凥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教而一段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亦子知暴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

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

上盜猶大盜

書曰茲殷罰有倫

周書刑之文言此殷家所罰

有倫理者亦當兼用之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

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

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

遠謂能止其源以札牧先之也既不先札復不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

以清惟法焉得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怒近乎濫防深治乎

本書曰維荀五刑以成三德言荀刑所以為德矣

周書呂刑之文言教以惟勤五

刑所以為德正直之三德

書曰非從維從

周書呂刑太察辨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內辟當差錯不可從其仍辟必審從所本之意

孔子曰君子

之於人也有不語也无不聽也

有不語則已語則无不聽在審其真偽區

况聽証乎

必尽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過誤難有其害從故盡聽訟之道極其罪是亦不可殺必以罰宥論焉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夫寬則民慢則失於詳暴故以義為質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故事之是否亂焉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正若私曲狹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以情得情則斷之以義書曰上下比罰无替亂辭罪无聽僭辭之乱以自疑

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當哀仲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鳏寡老弱不肖而无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獨

屬續

若先而刑之

謂之憚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

臯陶云宥是无大刑故无小是則過雖大可宥

馬此云不赦過為逆是逃亡也

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枳一作痕猶傷也夫過則宜宥

若率以專小罪亦傷乎義焉況

罪耶車之大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

赦周書呂刑之文言天又曰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

大禹謨之文言寧失不常之罪

不枉不直書曰若保赤子

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實嬰孩赤子然不使失其歡

子張問曰聽

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

非

勿貸其人但厚其意之有誠信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

爲愛民而重弃之也

是所謂刑人於市与衆弃之也

令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

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蓋以喜怒愛惡而為之刑非反古而為之

孟氏之白叛

武伯之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

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

始且

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

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

夫礼不
交則薄

不通音不
以生疑生則去矣

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

此所謂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故

李廣復名丘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
寫之復故目而記之

夫子間居喟然而嘆

喟然大息之声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卿之子年六十三

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

忝辱也

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

尔孺子安知吾孝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並聞夫子之教其父析

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

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憂矣業其克昌乎

以子思知人
恐折薪之憂

故所以子曰問於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

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

也其君以文言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之則賢人去而後人至

矣夫人主不

可不率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詔告正俗化民之

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

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樂哉

言急法則已何必但頌礼樂

子曰堯舜之

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息

也若管仲之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伊尹之心則不然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

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

故神通則

周其所察

聖人難者雖聖人猶難別其

下皆可不慎乎

趙簡子

蒲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叔之子趙鞅也

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

犧與竇誰牛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為操曰

或作鳴

瞻又作嘒
鳴眞舜華皆是古國之賢大夫也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嘆此一人而後政及已得志殺之夫鳴歎之於不義尚知避

之况于仁哉乃環息乎厭鄉

作厭

保以哀之原亦作羈也

周道衰微礼樂陵遲文武既墜吾

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休鳳鳥不識珍宝棄鳩

言不識鳩鳥而以棄鳩為

矣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晉乃唐堯所都之城

黃河

洋洋攸攸之魚牕聿不濟還轢息羈傷予道窮哀彼无革

傷既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魯哀公雖迎之故夫子而終不能用

其故夫子

作丘陵之歌詩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明王之道砥平矢直故

昏主之道難且险若丘陵然故作是歌以託意焉

上

丘陵

既高則其阪

天嶠崿而相屬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

也

其阪

仁道不迩求之若遠仁道本近人自以有遠而不能求之

矣夫

太平可致而昏主自以有遠

也

矣夫

不復自顯屯蹇時王諸侯敗逃至一石故我沂以堅此屯蹇喟然廻慮題彼泰山猶

猶

頤也泰山謂魯也言歷諸國既无休太平可致而昏主自以有遠故我沂以堅此屯蹇喟然廻慮題彼泰山猶

猶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晵濡漫

言頤魯而

退公室既哲確而险大夫亦亂如枳棘之篇路吾
逝去之乃无斧柯梁甫泰山下之小山柏三洞也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太子

封楚昭王故書相距七百里

于此陳而止

宰予冉

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

遂謂見問

夫子曰太公勸身苦至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許由之賢

矣

以天下而許由而許由遁去太公八十乃事文王聞二人孰與

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

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

矣

王言今天下尤文王楚安能用我乃歌曰大道隱

於

夫子曰基取具入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欣何之

一是時諸侯皆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

春秋經哀公丁四年

侍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與此云樵於野小殊

左氏曰而

孺名冉有告夫子曰麌固身而角豈天之好乎尔雅云麟麌固身

牛尾一角毛詩

蓋疏曰麒麟足黃色圓端有角

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

柴曰昔宋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信言便問曰飛者宗鳳
走者宗麟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
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无主孰
真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諸侯弟子有所請而子思訓之非一理故曰雜焉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年四十七雜子思謂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

曰先人有訓焉字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

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當焉又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五聲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猶鳥吾
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无惑矣

性雖城不加李无以極其道目雖明不能高无以窮其遠

縣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墮魯之賢人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于

產時則兄事之

子產國僑鄭成公少乃也相鄭為人仁愛而此謂子

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

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

此稱子產乃仁愛之人夫子乃聖人然夫子以

兄事子產是謂以聖道事仁愛也

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

言我不審其聖

道仁愛之先後故質正於子

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

之言也

季孫李季子曾叔卿之孫孔子之子

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

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

仁愛之與猶浸水及物自而易知聖道之教猶膏雨濟用普而難曉

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含玦珮婦女含珠瑱

言丈夫无暇佩其坎婦人无暇瑱

瑱其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皆知焉夫物得水則生不無得則死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也美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

皆知焉夫物得水則生不無得則死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皆知焉夫物得水則生不無得則死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皆知焉夫物得水則生不無得則死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也昔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孫曰善縣心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

王氏子車一作子居即孟軻也蓋軻常師子

田心焉言孟軻嘗居貧故軻故名曰軻字子

居先儒亦作軻字子子

軻乃子車之六郎

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訪

子車其堂上不願也

不願言子不願子

思孔子車之大優也

士無介不見

古者主有賓客有介者疾士七賓

七介大夫五賓五介七三賓三介女无媒不嫁孟孺子

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

子於鄭遇程子於途

鄭國少昊之後仲尼稱程子為天下之賢士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東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

時子上在衛

子上北面再拜受書

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享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敢以賓礼送

曾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

言當免服

不免當弔

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先吊也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姓季君子曰繼之以姓義无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同子諸侯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方其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穆公魯元公之子名輒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寫焉之若何願先王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勿訛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
禹耳言叟歎无善難
已卑伯三桓之家公以私情虛揚之責以虛飾之教文非但所得言曾自掉故死善名可求矣
復問亦有可以利民之事乎子思曰顧有患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
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无令人有悲心而後世有
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禹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正焉非乎縣子墮言夏以建寅有正夫子是則商以子丑為正乃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
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為正得天數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
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尔故不相因也易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其正朔蓋言若受天命然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
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於天者則革之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言簡典有之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

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

微子舍孫而

立其弟

微子舍其孫瞻而立其弟衍微仲

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

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礼

則異文王合適立次權也

以武王賢故用權而立之

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

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

權者見裁而作非可為常教

故立

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

則不能順其法違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

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何

如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

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取其

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

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必不能審賢愚

賢者而立之亦無殊於立嫡矣

之分請父兄羣臣下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脫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下其告而立之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弟子也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焉亂也此專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蓋言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

一子思久去於魯以居于衛中有在齊適宋之言蓋本自衛而往故主衛名篇

子思居衛

言荀子也

於衛君曰蓋衛昭公也其材可將五百

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弃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郊焉弃干城之

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傳 挑存廢
高宗得之
而中興管仲射鉤帶斧桓紳之而霸諸侯陳平盜嫂漢高用之
而有天下是皆不以細行棄大材嗚呼批主有以撫政而弃非
常之士者豈子思適齊君之嬖臣羨鬚眉立乎側齊君蓋有
非此之謂乎

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
生也言假滅人貌可以相授易則吾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佳
不借此齊安日之貌而易与先生

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奇姿於君之境內帑乃其從繼貢之
所資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
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奇餘也言一尺額無毛亦聖禹湯文武
及周公勤思勞躬或折臂望視望視循若望洋視或禿骨背儻亦聖
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容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
不邵羨也不病毛髮質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

志乎

推志之正則可以踰公侯之尊

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

所服不過溫軀，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

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故顏子之所累則可驕王公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廵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

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刀不容乎子

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

相持若一，躰然

言夫子時周室雖陵遲然諸侯尚有故以名尊周者

夫，欲行其道，不執禮

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竟，招英雄以自輔

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周自敬王時，與子朝爭立，舉出自敬王崩，當元定王

時周已大亂

諸侯爭雄，仍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

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易曰：知至，可與；機也，知終，不可與。

存義也其
北之謂乎

子思在齊二尹文字

尹文字齊大夫有書三卷行於世皆言治道

生三子不類

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享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率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禹子此由天道自然言賢父之有賢子乃常理耳

禹之常德貞父而有禹子蓋由于天道堯舜是也

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字曰先生止之

頤无言文武留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覆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々焉汲汲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恐有不至者乎

夫子曰我故仁斯仁至矣此之謂焉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日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志則人莫能

及也。礼接於人人不敢慢。辟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仲尼之所以不自仁聖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易曰薄尊而光卑而不可喻豈非此之謂乎

申祥問曰

申祥顓孫師之子

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

王周譽之後也

帝嚳次妃簡狄生契舜命作司徒禹商之祖周

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

大王古公亶父也王季古公之子季歷文王之父也

而殷人獨不高

也言殷獨不追封其先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

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文王斷虞芮之訟以五受命之年

伐崇邦退大夷

崇侯虎商時諸侯作亂文王伐之

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

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得菽粟

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

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

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主民也耆老曰君獨不

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梁山在扶風西其南有周原豳民之東脩奔而從之者幽在陝縣之東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

羊客未詳作人

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

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

固非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

五

聞諸子夏殷王帝乙

之時帝乙幼之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

受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

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改

官七命受國八命受牧九命作伯

受珪瓚鬯之賜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朋三曰樂四曰納陛四曰納陛五曰

鏗六日朱戶七日斧

八日弓矢九日圭瓚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

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周召之地在豫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辟秋自幽始遷于此脩德以建王業故商王帝乙命其

子季豐以爲西伯至封又命文王爲西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
左伯而存西也故文王行化而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故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由脈事殷惟翼青兌一分歸紂矣文王受命
作邑于豐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爲采邑施大王
王季之化於已沂職之因傳記言分歧而治者蓋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
歎四篇善也數四篇猶言四五篇宋語然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
殊不如也言秦始皇費力效堯舜典而舜典之言而殊不如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首當耳
假今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言借使堯舜生周公之時其二典亦如周書也樂朔
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國季氏巷閭間中人亦有似君之言仍者之曰道也
焉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其徒樂朔之徒御者此雖以宋爲舊然無有離焉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拔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死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作中庸五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記中庸篇乃其略也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三

臣咸注

巡守第八

莊伯之間不及他義獨明巡守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

莊伯大夫

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

銘焉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謂巡行之王者受命以封神泰山天

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封泰山之高

以報地皆刻石紀號著已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為墳曰墳以其祭神故從示

禪之世子思曰

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

義鄰固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

言以義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

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挽斯道力不堪世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

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故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敢亦

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

將巡幸先告於祖廟命只告群廟及社稷沂內名山大川

壇內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親告用牲亦作幣史告惟用幣而已申

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全具奠焉

舍讀馬釋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以告至望秩于山川九岱據境內山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

境所過之國其國君辟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問老人父兄民所疾苦

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

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

賞以春夏故與賜之義刑之秋冬故與陰之義

命史採民詩

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貢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心

賈漢為價言以物貴賤之

直察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蓋儉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也

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

之等協時月日辰

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少序度之長短量之等平衡之輕重衣服之奇素皆命

正協同之入其疆遺老失資倍克在位則君免倍克猶

正典則以均

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上地墮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廟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礼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敢入其宮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礼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問諸侯朝天子者與伯主盟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朝會不越鄰國則其礼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百七十里工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礼與巡守朝會無變言出此千里自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與巡守礼同故曰无变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如在國畿陳子曰古之義也五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为人也

不誠封

國畿

言不率則有
鄙之人无所知曉

公儀第九

魯穆國君公儀高人方論於是而以清

專其篇乃知子思之實常論於道矣

魯人有公儀僕者

數本皆作潛詳其行已

疑秀公儀休之兄弟

砥節勵行樂道好古

恬於榮利不事諸侯

子思與之友復公因子思欲以焉相

晉穆公歛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假子思召

相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

君若餓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鈞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

臣不任萬君物此傷公儀子

將終身不躡乎君子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焉君操竿下釣

以傷守節之士也

一言君使以高官厚祿魚情公儀子

臣不任萬君物此傷公儀子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難訖以其邑叛而適魯

溫齊大夫也是

與鮑牧以丘逐高昭子元年田乞

國東子而殺孺子

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微子之邑如溫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貞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非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

要利以召其姦非忍行也

言要邑之利以召溫之女姦不凡行之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擗氏子龐闢氏曾人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氏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猶遺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宜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諱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諱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時之正諱然亦足得其意自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忠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縣子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

縣子

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歎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

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

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

若夫鶴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臣

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夫君子據優游而名不稱儻沿舊而不
欲人之知則後世何述焉故非許也愚也

胡毋豹豹猶人謂子思曰子好大壯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于酒東脩子思

弗焉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別不全分交遊之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盍不
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焉周之
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五豈以爲
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懷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
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
利結恩百姓脩礼鄰國其與也朝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
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
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

抗志第十

夫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音脩則可驕於王侯是舊皆子思抗志之言大君子宜範焉

曾申申曾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
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

志以貧賤盡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言雖欲屈已以申其道然當時王權无能

者故不善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鰣魚焉其友盈車子思問之曰鰣魚
魚之難得者也子思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鰣之餌過
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躰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鰣魚難得
貪以死餌士蚕懷道貪以死也矣故邦无道富且貴仲尼之所耻也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牟未
百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季
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不掃其宗廟則猶
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祭祀則猶之服

魯天列於魯謂普无著位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
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舊君君服是有二君矣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

子思曰以吾

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

公丘懿

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

藏善則

某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

言事是而自善尚却去衆謀況更和其非日長而无已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固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

阿說求容諂莫甚焉君固臣誦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

不已國無類矣

言國當富士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言國之事當富非壞

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故使如此

夫復諫之于後君之日

如此足以自戒而懼焉如此則善矣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一鳴唯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言

君閭臣愚如鳥之雌雄相類无以別而知之

衛君問子思曰

蓋衛敬公也

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

无非元臣下皆誦无敢非

君之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寘采射君之心射覆君之所為而設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死非也公

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

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擇

事必有所疵病而不從

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者臨其事必疚

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於事必有所疵病而不從

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

文子之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而除言不俟三月也非父母無

緼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假其緼以改葬

而除言不俟三月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豚

非父母无服則其赤父加豚矣

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不葬當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除除何有焉父母之喪未葬則衰期不變而除之有焉

公叔木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年奔魯或卒春秋作叔謂申仲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善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能知賢而敬之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嗇我則敬而敬我人之口嗇我則必疏而慢我非其心

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孟子稱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賢也趙岐曰龍子古之賢人皆咸寢龍子即穆也詳其為履不為貴之言止一辨士而已與子思所謂好飾僻說義頗協故不當為占之貴人蓋見于孟子卷之謂為賢人孟廟亦華易牙為知味又得友賢人耶沂莘但卑其近事尔徒子節焉祥說觀在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

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人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所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

當衛助公時

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王趾而慰存之顧有賜於寡人也

謂以教海

子思曰臣歸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所其榮多矣欲報

君以貯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貪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於衛君曰賢

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

言未審君以何為賢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

言君必不能用專政之賢

君曰何故答

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顧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荆以名取士耶以

實取士衛君曰必以實李音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靈此言之子謂卿大夫之子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百之子未悉管之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公魯衛之君未必皆如其祖考之聖之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此百之子未采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此信矣古之問君固疑君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篤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德君無而无辭衛君曰天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李音何如以聖人之道而難明故衛君曰天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李音何如以聖人之道而難明故衛君曰天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李音何如以聖人之道而難明故古之篤道君厚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林示之李音許之術

害何足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故明於死生
柯害能怨禁或作懼怨或作已心

之分通於利害之变雖以天下易其脰毛無所樂於志矣天下至大
脰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脰一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志其貧賤使王公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益齊簡公也今天下擾々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汨亂也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焉者必无以名焉者
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无驕之心則天下当名焉全

衛將軍李之內子死文子名彌牟同寇惠子叔復招魂曰復亂人之所居屋而号告曰臯其子復者復亂之謂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復女美之謂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礼也婦人以夫氏猶称妻穆妻蔡姬之云

費子陽

傳大父

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

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矩而不能以智知未可

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

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

齊良知時也

微子啓尚商乙之首子紂之廟凡以納澠孔

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鄭侯季紂侯之弟切齊侯鄭伯許朝于紂

欲以墮之紀人入懼難於齊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滅

之遷其三邑固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五附庸故分季以鄭使清事

于齊封侯太法之後季春州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

不書名書入不書叛北夫州庸之君雖无爵命唯能

而分地建國焉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

則非已所能支

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計亂則非已所能支
身不治則士可及

齊玉葬其臣不幸謂子思曰吾知其不幸而適觸吾忿故戮之

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

拂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偏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尽虐海內

也以其所施而觀其遺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念并戮不革
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竊過乃今聞命
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孰清高之操天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魚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

生之行幸顧卹之

設師其所謂清高之行

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

節不以私白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

公子紹康叔之緒

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否臧立規檢脩正夫之行之時也

言清高之節乃四夫之五非子思所行蓋子思謙虛之語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歛而辱

先生之索也先生久降於鄙士蓋為賓主之節焉子思肩及寄

命以來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日又朝夕受酒
脯及祭脯之賜衣食已俱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單馬

之貺吉也已安居於衛無行志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人子三則人不及車馬故重有爵明人不以是也今重違公子之盛古則有陪禮之僭焉若何若言重華盛意而受之過則有陪禮之過公子曰交己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子思爲相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焉言之過也

又憇度于下之是皆如已非言之過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合少言无所聞顧先談說之也欲工思談說以善之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非富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

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問於諸侯而無報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嘗聘之不起孝子傳稱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繡衣弄鳥以娛親側著書十卷

魯

編衣弄鳥以娛親側著書十卷

魯

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

魯

將以子思為相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

思為相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

周公

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

白居易

尼惟方卿也傲夫不肖蓋老萊无意生雲惟坤對自柔故子思憐之有所激之而去爾

周公

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

白居易

行言始則此治生立乃不所死亡矣。名雖其飛真向死亡之有。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平雖堅剛卒尺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蓋亦不能為舌尔。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暢釋而言之於爾雅為小焉

廣詁第一

淵懿窪贊深也。去言曰文于淵懿封丘莫奔艾祁大也。封丘謂言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壽蒙弓覆也。蓋戴壽蒙弓謂也鎮崇府最積灌聚撲叢也。詩集于淮水言叢木此或撲鄭東成云封丘莫奔艾祁大也。封丘謂言大也白桺相撲獨而生亦叢義也。餘皆叢見闕搜屢凡具也。攻焉詁相旬宰營並治也。詁旬未詳四觸祓禊肩繫也。吉蠲餘皆常意祓禊為𦥃也。勿箋微曼求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巢取其岸六字皆言其也居之高也。逼尼附切局鄰仲戚近也。書謂鄰哉未可以戚邵媚首伐美也。法先工皆言近也微亦可為。

公羊傳注

上三

未然取其龜
善亦法也

爰換交貿易也

爰亦為生於也

造奏詣進也系寒

採哀鉤掠採略也

開徹接通達也固歷

亦舊尚父也

亦愈滋

弥強益也赫數契曉

著讚署明也

數讚皆附

龍襲就因也封

際限疆界也承第班

列次也戶授格扈

色正也戶取其闔
改亦

皆止之義

幽暗闇昧冥也最亢目質要也彊窮充竟也而乃爾若

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拾撫拾也肄子

盡餘也拓斥啓闢

開也杜塞充物塞也實物滿也辟率厲勸也勤勉事力也經營

省過也闕缺間隙也失遞交更也燭刻浸滅也玄默驟黝黑

也縞皓素白也采粹顏繙赤也淄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筭麗數也

有所正塵善也安文老也僉

皆同也交校報也犯而不校言報也舒布展也揚者指舉也素略求也復于得也奚害何也詩害辭害否蓋言同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序不繙朝輿也慶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歛也集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爭當也庚徹道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勑質正也而咎幾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比辨别也非涼薄也復旋還也袒翼送也走卽伐也姓命擎子也性礼所謂子謂顓和也拔寤寢也憾猜恨也艾尽止也惄忿也左氏傳古今義事相合奸犯也汨錯亂也縮續抽也既捷及也苞政本也礼獨跋易皆言本也肆臬極也第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縛縛也肆從逐也放投弃也莽蕪草也累昧曬也焮也左氏傳曰司馬司寇列于道行火所燎于其旁晞燔乾也燔一作燄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從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上官也稽考也頤須也躋

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患也謫貞也間非也

人无间言
羞非之謂

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戲也褊狹也甚

忌也

知伯
是甚
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

書云惟先蔽
志周礼亦云
趙襄子由

交俱也辱罰也夷傷也枳害也

疾
疾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

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投也庸償

也賈償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

亦作驟數也呈技也越遠也

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贊是也不乾也俊才也暨息也

大雅曰不解于詰善也原謹
位民之攸贍

也孚豐也都咸也

史稱甚
言或也

腴厚也遲緩也覩逐也紀基也甚

心教也

亦作
整願也勑強也
詩小雅云不勑遺一若

勑正直也薄

迫也燔火也

左氏傳曰
燔之以新資取也

信也餽賈也憑依也藉借

也際接也裏外也閥限也廬寄也萃集也蓬倅也尤怪也晉

慙也素空也素故也視此也僅往也矜惜也狃伏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填也作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嗚乎吁嗟也
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無蹠蹠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
且止止也小黃者言壽考也公孫碩唐月德音不暇道成王太美
聲稱聲也頃大賈夷邑不聯鄂不華華言華華也言常懷之打
鉛鉛所我從事獨耳勞事獨多也躬南南詣其大也鹿鹿
麌麌也言衆也言衆多也海物維錯錯錯也雜毛曰麌雜
彩曰繪繪也言白也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葬寡婦是殮妻婦之賤者謂之
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
歸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
通不直失節謂之斬斬愧也面慙曰懥心慙曰恧躳慙曰逡

一本
作峻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然猶言

危也

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書云未可以戚請先王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

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死謂之

柩鎖死者謂之赗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斂斂坎謂之池壠

謂之窓下棺謂之槨填墓謂之封塋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

之塋言不共一塋

之塋

長塋不塋二八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縉也麻紵荀曰布布通名也纏綿也緊之細者曰
纏綿之精者曰縞縞之麗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緜麗者曰縕在
首謂之元服升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由明人也
頭巾顏額額也筆謂之印紋謂之綬裙榆謂之童谷辟榆亦云
童布褐而紵謂之孺孺讀鐵錐也漢音人呼錐衣九錐也上吉云楚謂凡人貧衣破亂執為藍缕謂敝衣也
言其鍼破藍之狀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衲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帶也
巾謂之幕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真牀第九大扇謂之羽扇謂
之搣有缺謂之箒鈴乃箒篇義亦作箒基苟謂之奕在足謂之履復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馬而金狗也禮黑履青紱赤馬里紱二言
狗也以為行孤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

允侯天子能侯諸侯廢侯大夫布侯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於布此正向盡流動頭而已

侯小者謂之鳴鶴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

九畫采謂之正

搏皮謂之鶴方制獸皮然於候謂

中如鳥之搏木也畫五色於侯中為正以朱方正以此白以蒼以黃以玄

正中者謂之染染方二尺

棘戟也鍼鉞斧也干戚盾也戈句子戟也

一劍成刀札往稱戈今句子戟刀之

削謂之室室謂之翫鞶必鞬之飾也

鞬佩刀削上飾鞬下飾鞬亦作鞬

矢服謂

之跋小舟謂之艇艇之小者曰𦥑

𦥑頭謂之船頭謂之船尾謂之船楫謂

之櫓車轆上者謂之轆轤謂之輜輶謂之枕較謂之軒

幹幹與後接木接

兩輪上出衡扼也振上者謂之鳥啄繩綆縷縷也繩索曳者謂

繩索也曳者謂

之索小者謂之繩訛而应之禽繩櫟而終之鳥索

繩索也曳者謂

結墉城地也墉墻謂之陴

左氏傳授立登陴高平謂之太原王池也

傳卒仰投棄糾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左氏傳卒立登陴高平謂之太原王池也

廣物第八

蕎麥謂之稊稊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菜穂謂之穎

穀謂之穎拔心曰穎拔宋人醫術之穎拔根曰擢拔謂之秉秉株之實謂之櫟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鷗鷺是也絕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鵝鳥譽也譽斯也亦曰鵝鵠

廣獸第十

不彘也彘者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研小者謂之獮獮毛長歲二歲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雉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乳謂之滑皆慘也積柴水中而魚含焉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為之步

司馬法云：步為七尺，行步四尺謂之仞。包咸以

曰初

倍仞謂之尋尋

兩肪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

墨謂之入倍

文謂之端倍 端謂之兩倍 两謂之尺

有謂之東

礼云鑄五两以两为束蓋每束两两

卷之二十六解合則成足九十五束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

合則

足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

溢滿也謂滿

两手謂之掬

一升也掬四謂之

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金

皆音因舊量乃豆區金鍾也四升為豆

四升為區一斗六升也四區為金全六升

金

二有半謂

升也金十两鍾六升

四升北齊陳氏以五升去可百豆

亦五區為金亦金十两鍾今此豆區金与齊舊量同

金

二有半謂

六數九一斛六斗

一斛九一升

數三有半謂之升

九四升

二升謂之鍾

秉秉十六斛

六斛六升

六升

衡

二十四銖曰兩

黃鍾

容一千三百黍十二絲母

之為故一千四

銖九兩

兩

有半謂

之鍔率兩銖六兩

一鍔四兩謂之斤

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秤

秤十有秤

二謂之鈞

鈞三

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第四

呂咸注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詭辨因是而破毛書于題所以顯子高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

平原君趙勝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立於

東武城公孫龍喜與堅白之辨

平中原君趙勝相惠文王第三最賢喜賓客

厚待之及御術過趙言至道乃绌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非白

馬龍曰季氏非白馬而已何獨以

或謂子高曰子反之矣孫年五十

而未始以白馬為非白馬是猶以小

誣善惡此人小辨而毀大道人為非小人元乃數道之甚

子高孔穿字孔其之

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擇天下之交往也

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

往而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

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焉弟子公孫龍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

子高孔穿字孔其之

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王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間尹文也

尹文齊大夫

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

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其奢所謂士者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

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平王曰夫

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御讀古之鬪

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

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侯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

也上王以不敢觸為辱必以敢觸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
也言闢則史盡當罰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闢則法所非而反焉上所是賞罰真非
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言雖以十人黃亦王無以應而不能治而與人同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強以仲尼去楚人而与己季義同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固去

樊學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之楚人得之

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

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等也先生好儒術而非

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同已欲季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言雖百公孫龍之能當于高冥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曾

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二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飄然訖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

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

言不敢以意辨

春秋記六鶡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鶡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

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言鶡之不可去六猶馬之不可去白也若以絲麻加之其功焉繙素青黃世名

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繙布不曰布繙
纏牛玄武此類其衆先舉其名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

舉色名質聖賢所同

白馬去白龍非自類

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

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夫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歸

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

稱此云云，舊言者以白馬為非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了，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孔。譬

之故曰：不如亦曰：得之而已也。

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欲示其廣

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

擊切矣。凡言人者，惣謂人也。亦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

則公孫之辨破矣。

大楚則義，窮

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

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

則否矣。

使小辨之，辨則有合大道之理，則否。

公孫龍又與子高辯論於平原君戶所辦理，至於減三耳。公孫龍言減之三耳，甚辨析。

減，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惡之義，遂以聽天地人。凡三日如達四方之成四惡也。用是為坐異之辨。據白馬非白馬之云，當用管舌之而不能故。故子高已今為減三耳。甚

難而無解也。謂減兩口甚易，而實異也。減三耳一說作減三牙，皆當時俗辨

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
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虽然實難遠
實難辨

辨非理甚非僕顧得又問於君今有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狃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曰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
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訛

李賓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

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肯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
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興忠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
由不免於患國用亦患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忠時不明
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財敵言曹良起家惟財之
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柱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

不得其志云

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不賢而富

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

皇極之道皆山於
故所以首衆說

也

子高曳長裾振褒袖方履麗筵

華冠

見平原君曰吾子亦

儒服乎子高曰此而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帥旅則有介胄之服連言將相不
得者所為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仲尼云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高之言皆此所謂君子儒乎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鄭者與子高相反善及將還魯諸城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恋心之未可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

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言未以事不能理斯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譖堯舜千鍾孔子百觚觚升器子路噬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

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

以水擊

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

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

君問軍旅爲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言顧其顏色尚

則之不已遂從而去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卿食夫人與焉於

時禮儀虽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歛夫人在繢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

禮恭焉

若夫阿谷二言起於近此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專也

魏公用計生人道寒政有濶其

醜

李註仲尼以行其邪心人

子高適

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

魏公用忌憚之謂也信陵君

遂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公子歸收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骜乘勝逐秦造

于高之館而問勝之禮焉

言於記兵不敢出

子高嘗呼勇謀二將以衛敵先便之迎於邇所從來之

以水

戰

方為增其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

從

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人西方十三人牛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

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其又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手再拜又命

既誓將帥勤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

官各敬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

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勘變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杜其義何也荅曰賞功於

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人君親征必載宿主於齊則有功則賞于廟主之前示不專某說祖之義

戮罪於杜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又載社而行不用命奔此者則戮之於社土前蓋

杜王陝陽主殺馬王居中故亦曰告中於土示聽之得中而當

陳元姓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殼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言以驕而有能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物奪其下滋甚。言食之于上下，下假則上可食，則下必失其焉。陳氏曰：「吾知其無益，意訣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隱括，謂木器也。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莊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攷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司馬，齊人，謂采任之也。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復齊國之士事能過也尚書曰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
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劒西安相公管仲旅明壇卒收其所喪
曹子與齊相如保也魯莊公與齊桓公為柯邑之盟曹休以
上首胡桓公於壇請反魯之侵地遂與沐數所亡地夫君子之敗
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并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
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兵敗臣固
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文

對魏王策十四

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君多故曰對魏王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王合魏安釐王乃昭王子高對曰建
大臣而不與謀建葬者言用則知上以諫自疑大臣既不与謀復已矣自疑上之子也問人主之大患者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
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為人主大患也無出乎此也

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能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駿驥同轍伯樂為之答嗟玉石
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惠共貴則能士庶謀真僞相錯則
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言謀智鮮思而且所謂通同相錯同焉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

舜有天下

選於衆平非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皆遠矣故大臣有不出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
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博成則是美
於千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物其勢可行其義然則
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

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平政善
也上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政之所是

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

衆善而嘗賞及之是至公于賢也衆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賞當其功罰中其罪

俗不化夫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梨之刑群臣諱之弗聽

君王乃齊平公子宣公也

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事梨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過

不許爾王故以爲下吏之過

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焉法之輕也

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喜怒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攸主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

業與衆大國為難

君今天下之士故現商王之業占衆大國以事之為難得也

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其所矜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心知

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言惠憲民犯法故是

諫如我諫諍必有龍逢北干之禍其為虛首居於忠正之地而
閭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諱以陷主
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貳臣以箕子比
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管仲齊之賢人王曰穆
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躰陋辭氣又呐呐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鄙服皆有德故也

趙文子晉御六子謂文子也趙武也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呐呐不山谷

謂其口所率晉因管率之

七十有餘家生不如利死不歸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

方諸二子猶未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

屠商蓋言商之為屠人者

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勸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晉商之姓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曰晉商齊王號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④